

重返
中国

破解进步论

为中国文化正名 (修订版)

河清 著

《重返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河 清

执行主编：刘 仰 摩 罗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边芹，康晓光，寒竹，河清，侯旭东，黄纪苏，李超民，刘仰，摩罗，潘维，翟玉忠，祝东力

《重返中国》丛书目录（*表示待出）

河 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潘 维：《中华体制与选举迷信》*

康晓光：《论仁政》*

边 芹：《一位“精神亡国者”的哀伤》*

刘 仰：《“闭关锁国”辩》*

侯旭东：《皇帝制与“专制”》*

摩 罗：《中国的话语权》*

翟玉忠：《轻重之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李超民：《常平仓——美国经济制度的中国智慧》*

中央编译出版社官网：<http://www.cctphome.com/>

图 书 商 城：<http://www.cctpbook.com/>

出版人之家博客：<http://blog.sina.com.cn/chubanr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解进步论 : 为中国文化正名 / 河清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12. 9
ISBN 978-7-5117-1479-4
. 破... . 河...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5653 号

破解进步论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 洁
责任编辑 邓永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1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部)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1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定 价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 (010) 66509618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目 录

总序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001
代序 在桥上，一个旅人.....	011
编辑手记.....	015
引子	017

上篇 《种族与历史》注我

一、何谓进步论？	024
二、进步论的破灭.....	031
三、知识分子的鸦片	040
四、文化的多样性.....	053
五、“人类”概念的虚幻.....	062
六、“世界文明”的疑问	067
七、人权并非天赋.....	074
八、文化演变的双向.....	083
附译：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种族与历史》	093

下篇 我注《文明的冲突》

一、文化个性.....	132
二、现代化与西方化	141

三、文化“撕裂”	145
四、复数的文明	149
五、西方文化的独一性	154
六、中华文化的魁首	164
七、文化的力量	171
评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177

外篇 杂感

一、政治改革“滞后”论	212
二、“走向世界”说的荒谬	221
三、翻译家的罪过	225
四、时间的标尺	236
五、邪教现象的背后	238
六、文化的民族主义	244
七、蒙昧的启蒙者	247
八、集权为民是政道	252

结 论	267
-----------	-----

后 记	271
-----------	-----

总 序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

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

六十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独立。

独立，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多么宝贵的站立姿势。

六十年的和平，没有挨揍受欺了，来之不易。众多知识“精英”福不知福，以为和平本来自然。六十年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物质经济实力的国家……

然而细观当下，中国依然在文化上丢魂失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时髦话语说，中国没有自己文化的“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

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某些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

百年中国，何以丢魂？

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终于魂飞魄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

中国文化“精英”自绝于自己文化，全身心拥抱西方文化，二十多年前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还有电视片《河殇》，可谓登峰造极。西方即“现代”，西方即未来。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

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并无文化自卑。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无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

事实是，西历 1500 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北美澳洲）的同时，还伴随一种“文化灭绝”政策。

这种文化灭绝，对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深厚悠久的历史，西方文化卫道士们编撰历史，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

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世界史，是西方人虚构伪饰、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充满血腥的西方暴发史，被美化成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进步论”，也即人们熟知的社会进化论。西历 1780 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之时，即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之始。

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

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历史,照耀着文明、理性的光辉,其余人类,包括中国,皆处于蒙昧、野蛮、停滞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

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天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是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的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中国物质既水平低,文化必“落后”,历史也“专制”。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

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用了社会进化论: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中国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的整体落后。

百年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地诱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没有站起来。

对这部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批判。五十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停滞不动”,实质上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与历史》)。

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1],也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以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西历500~1800年期间,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东方文明主导世界。

[1]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

西方文明不是象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而是受到了东方文明的滋养。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也非当地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濡。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定理，渊源于古伊拉克。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 1987 年出版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1]，更是明确指出：雅典文化不是当地原生，而不过是古埃及文化的辉映和传承。古埃及对于雅典的影响，就像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

学者何新最近撰文，《没有“古希腊哲学”，只有古中东哲学》，指出今天被认作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几乎都属于今日土耳其的亚洲。所以，希腊也不过是西方最靠近东方、吸收东方文明的一个窗口。

航海技术本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重要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地中海。达·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更有英国前海军领航员孟席斯（G. Menzies），考证出郑和不仅到达东非海岸，还绕过好望角，在西历 1421 年到达美洲。^[2]

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印度的钢铁产量长期领先于欧洲。“1788 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仍低于中国在 1078 年的水平。”（霍布森）西历 1600 年以后，随着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中国发明的马颈轭挽具、铁制铧犁、风车、条播机等传回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

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

[1]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

[2] 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研群译，京华出版社，2005 年。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阿拉伯科技知识。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学者沙蒂尔（ibn al-Shatir）在之前 150 年也已提出。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借取自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两百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后发优势实现科技领先，尤其靠了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暴发起家。

西历 1500 年前后，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地处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古罗马文化在意大利，早已覆灭于入侵的“蛮族”（今日西欧诸国的真正祖先）。^[1] 基督教对古希腊古罗马“异教文化”也长期采取严厉的毁灭政策。

因此，所谓的西欧“文艺复兴”，实际上可谓一个文化认祖事件——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其风马牛，好比唐朝李姓皇帝因有胡人血统，硬要攀认一千余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而把老子到李姓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中世纪”。

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开始，正是因为意大利最靠近东方，是野蛮欧洲窥望东方的一个窗口。当时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和拜占庭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于是借古希腊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不“以人为本”。

[1] 古罗马人把边界外的日耳曼人称为野蛮人，“蛮族”。西欧原先居民主要是凯尔特人。后来迁徙来了哥特人、汪达尔人等日耳曼“蛮族”。英国和德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属于日耳曼人，法国祖先法兰克人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西班牙葡萄牙的祖先较杂，有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民族。所以说，今日西欧诸国的真正祖先都是“蛮族”。

在这所谓的“中世纪”，西方教会严酷，邦国林立，强盗横行，瘟疫蔓延，民不聊生。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可谓打着宗教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邦主国王，常常是一些强盗头目。（直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些真正的奴隶。绝望之下，宗教盛兴。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

西历 1450 年前后，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东方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灭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史。

把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都叫做“中世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硬攀别人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如果没有开头，也就无所谓“中世纪”。因此在相当意义上，西方的文明历史，仅仅开始于西历 1450 年前后向东方文明的学习，迄今不过 500 多年，开始于中国明朝中叶。但西方拿了别人的东西，西方人写历史全然不承认。

而中国文化，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极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大体上没有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美国这样的新生国家当初不仅有黑奴还有白奴），正说明中华文明的“人道”。

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天人合一，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就已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奇葩，，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水之载舟，

水之覆舟”，千古妙喻。一部《孟子》，已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政治关系说透讲绝。

管子的“轻重”之术，旨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中央集权政制（郡县制），本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世袭，平民也能进入社会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为西方学界所公认。

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

西历 18 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提出“理性”的概念，批判宗教不宽容和君主专制，发生重大影响。法国哲人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另一法国哲人魁奈，人称“欧洲孔夫子”，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laissez-faire），后来该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

在西历 1780 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历 1780 年之后，西方文人逐渐生起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进步论的另一重要人物黑格尔，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东方专制主义”。

整个西历 19 世纪，西方一片欧洲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只有西方“进

步”、“文明”，其余世界，伊斯兰、中国、印度、日本等地，都是蒙昧野蛮。中国被描绘成停滞、封闭、专制，中国人也是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

可悲的是，近代某些中国知识精英，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

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影响控制中国，深谋远虑在中国大办教育，并用庚子赔款的一半来培养中国留学生，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知识精英。这些精英把美国看作人类正义、道德的化身，全然不知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搞种族灭绝，蚕食墨西哥，侵占菲律宾，甲午战争美国帮助日本打败中国，抗战初四年美国也向日本出口钢铁和航空汽油，援助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在南海挑事……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N. Chomski）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于世界和中国的主流媒体。

二战以后，西方（美国）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中心主义老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重复西方主流媒体颠覆苏联、中国的文化战舆论，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百般造谣抹黑。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主要凭自身力量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立国战争，长期实施媒体静音，不许纪念和赞扬，唯恐得罪了美国。

这些知识“精英”，亲美国之所亲，仇美国之所仇，一如既往地文化自卑，文化自虐，只会几十年如一日叨叨西方“民主”中国“专制”的陈词滥调，无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巨大的文化历史差异。这些宣称要对中国百姓启蒙的知识“精英”，自以为“独立思想”，其实是被美国颠覆中国的文化战舆论所洗脑，陷于一种真正的新蒙昧主义。

中国文化并不落后,更不“劣根”“专制”。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仁、义、为民,可以对等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人权、自由、民主,双方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为民”和“公天下”的中国式大一统中央集权,是中国政制的根本铁则,善莫大焉。简单将其等同于“专制”、“极权”,并无理论和事实的根据。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中国人再也不应该无知地轻贱自己文化,膜拜西方文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能真正反省百年中国的文化自卑,反省百年中国在文化精神上丧魂落魄,那将是我们的失责和罪过。

整个我们对西方“正史”、对中国自己历史的知识体系,应当推倒重来。

新中国已过了 60 年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转折了。

面对新蒙昧主义笼罩的中国知识界,本丛书试图重新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智慧,同时揭示西方历史和社会的真相。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只有重返中国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来,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

中国被西方教化日久,重归自己的精神家园、重续自己的文化根脉,一定充满困难曲折。但归故乡之路,必定亲切,充满了惊喜……

河清 庚寅仲夏于杭州

代序

在桥上，一个旅人

1989年，巴黎初春的黄昏。远处高楼上的灯箱广告隐隐亮出，铅黑的暮色，将塞纳河两岸的古老建筑，切划成一道浓郁而绵延不断的剪影，勾画着巴黎那现代气息和古老韵味相融合的奇特的一面。在沿着河畔行驶的公共汽车上，我们的话题从城市的现代化谈到古城的保护，河清突然向我痛陈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恶果，痛陈社会进化论带来的种种弊端。言语中，痛切之处深含着对遥远东方祖国缠绵的怀想。第一次来到这个被称为欧洲中心的大城，蓦然谈起这些，使我颇为惊讶。车上空座尚多，但两人仍然站着，我们都有几分冲动了。

三年后，河清从巴黎寄来沉甸甸的一份材料《三峡忧》——关于建设长江三峡电站的调查报告，洋洋洒洒，可谓“万言书”。他曾以电站建设为主题，发起并组织了巴黎留学生会进行讨论。在人微言轻的情形下，他单枪匹马地进行了广泛而艰难的研究，访问有关的专家，查阅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以埃及、阿苏旺等大型电站为前车之鉴，从几个方面力陈自己的担忧，其思想的基础仍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国人现代主义狂热的批判和警觉。